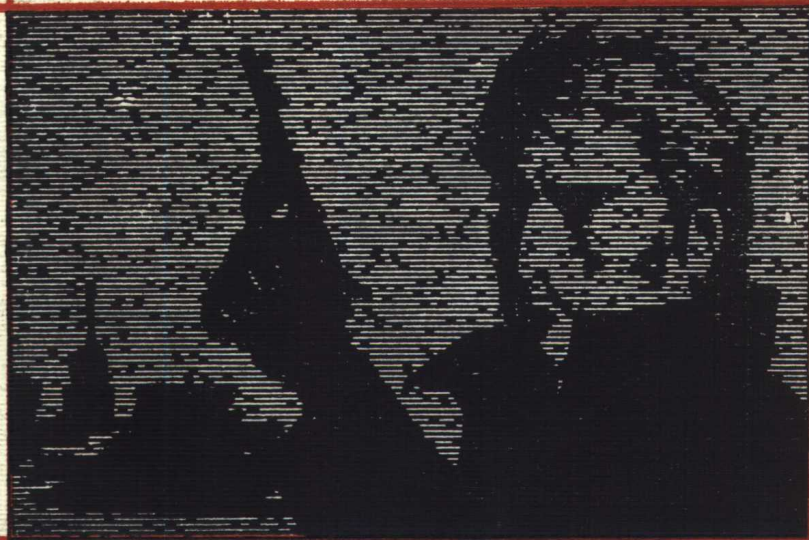


跨国迷案

KUAGUOMIAN



〔英〕露丝·伦黛尔 著
黄帆 志刚 铁军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跨国迷案

[英] 露丝·伦黛尔 著

黄帆 志刚 铁军 译 盾子 李丽妹 校

敦煌文艺出版社

跨 国 迷 案

[英]露丝·伦黛尔著

黄帆 志刚 铁军 译 盾子 李丽妹 校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60,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35

ISBN 7-80587-006-3 / 1·7 定价：2.45元

第一部

1

被叫做软侯^①夫人的这具保存完好的女尸，仰卧在大家面前几英尺下的坑里，上面覆盖着玻璃防护罩。两千多年前，在她归天之时，她大约已有五十来岁年纪。如今，她那内脏已被取出而只有七十五磅重的躯体，从脖颈到大腿，着一件雪白的女式衬衫，露在外边的双腿，白皙而略显粉红，布满累累皱痕；右臂因断裂经过修补，比左臂短了一些；面部苍白、浮肿，鼻梁塌陷，嘴巴大张，舌头伸了出来；整个脸上呈现着一副极度痛苦的样子，好像是被谁窒息致死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博物馆的小册子和导游宋先生介绍，这位侯爵夫人曾患过肺结核和胆囊病。就在她由于某种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之前，她还吃进了一百二十枚西瓜籽儿哩。

“你知道，她是死于心肌梗塞的，”宋先生习惯地引用

^①软侯：我国西汉时代一个受封于软的王侯。软侯及其妻、子的墓葬，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出土，其妻尸体皮肉组织历二千一百年仍然完好。

——译注

着他从博物馆的小册子里背下来的话，对他陪伴的客人说。

“你也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心脏有毛病，其他内脏也有毛病。咱们走吧。”

他们移步向前，走到另一处坑形展地，低头看着陈列在那儿的几只装有甲醛液的瓶子——这些瓶子里，浸泡着侯爵夫人的内脏和硬脑膜。宋先生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客人的脸，指望着或许能从这儿看到厌恶或是惊讶的迹象。然而，客人的表情却和宋先生一样，不曾显山露水，令人难以捉摸。宋先生轻轻吁了口气。

“啊，咱们走吧。你打算到侯爵夫人出土的现场去看看吗？”

他们回到包乘的出租汽车里。博物馆和出租汽车里都有空调，但走在其间的路上，那气温却使人感到如同被置于恒温炉上慢慢焙烤一样的炽热。出租汽车载着他们，穿过市区，来到一处挖开的墓地。就是在这里，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侯爵夫人以及她丈夫和她儿子的三具尸体，还有供他们在阴间里驱使、享用的奴仆陶俑、粮食及一应杂物。丈夫和儿子的尸体，如今都已成了骷髅；他们穿戴的衣物，也都已化为粉尘。唯独这位侯爵夫人，虽然瞪着双空洞无神的瞎眼，看上去怪异、吓人，但却仍然保持着活着时的柔软肌肤，安卧在她那色彩鲜艳的长上衣和多达二十层的丝绸铺盖之中。

韦克斯福德和宋先生一起，透过设置在那里的木栅栏的格子，参观着那挖得很深、面积很大的长方形墓坑。

“好啦，”宋先生说。“可以走了，咱们现在去参观陶瓷厂，赶晚饭前再去参观师范学校。”

“不，我们不要去那里了。”韦克斯福德说。这时，正

好有只蚊子在他的踝骨上方叮了一下。天气热极了。韦克斯福德感到自己好像正站在热锅边慢慢烹饪，浑身上下都是肉汁似的粘糊糊的汗水。这正是那九十八华氏度高温天气的杰作。“不，我们不要去那里了。我们还是回宾馆去，冲个澡，再睡上一会儿午觉。”

“那就没有时间去陶瓷厂了。”

“那也实在没有办法。”

“去看看毛主席就读过的师范学校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改天再说吧。”韦克斯福德说。车子里冰冷的空气，使他顿时汗水喷涌，如浸肉汁之感蓦然消失。他擦着脸上的汗水。

司机打着喇叭，驱赶着满街的行人，特别是那些把猪仔、鸡娃乃至成套家具都驮在自行车上的骑自行车的人，开着车穿过一条条单调的街道，一路来到了湘江宾馆。长沙在1949年解放以前，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只是在这个宾馆旁边，有一所绿色波浪式屋顶的楼房，是国民党官员的宅第；另外还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时且已倾坍了的欧洲式教堂，外部是用灰色的拉毛水泥砌的。

宋先生下了车，陪同韦克斯福德走进宾馆门厅。韦克斯福德不让宋先生再陪他同乘电梯去上八楼，宋先生便与他握手告别。宋先生这人，很讲礼貌，他认为，纵使偶然失礼，也是玩忽职守。宋先生又请韦克斯福德做好准备，说七点钟有场露天电影，放的是有关中国革命史片子。

“啊，谢谢，我不看了，”韦克斯福德说。“蚊子太多了。”

“你每个星期五都服用抗疟丸，你当我不知道吗？”

“可我还是不乐意叫蚊子来叮我呀。”韦克斯福德感到他那刚被蚊子叮过的踝骨，肿得足有两个那么大了。“说来也真怪——”他从一面做工极细的镜子里，突然瞧见自己那张被汗水浸湿、太阳晒黑、一点也算不上漂亮的脸，“——我特别招疟蚊爱，只可惜这种爱仅仅是一厢情愿。”宋先生憨厚地静静瞅着他，神色间颇有几分疑惑不解的样子。“我可不想坐在露天地里招它们来吸我的血。”

“是这样吗？那好，你就去宾馆附设影院看《上海姑娘》和查利·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吧。《上海姑娘》是一部很不错的中国影片，反映的是建筑工人的生活。有我坐在一旁讲解，你不会看不懂的。”

“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想和老婆孩子呆在家里共享天伦之乐吗？”

宋先生模棱两可地笑了笑。他又一次握了握韦克斯福德的手。“我这是尽职尽责嘛，对吧？”

韦克斯福德躺在只铺着一条薄褥子的硬梆梆的床上。不知出于什么古怪的原因，身子底下铺的床单，竟是一块蓝白双色格子台布似的东西。从日本造空调器里散发出的冷气，一阵儿强一阵儿弱地向他袭来。这时候，窗外那幢国民党官员的旧宅，还有长沙城里那些褐色波形瓦盖顶的房舍，正处于潮湿而闷热的暑气炙烤之中。韦克斯福德拿过一个绘有活鲜花卉图案的带盖杯子，用热水瓶里的开水，亲手为自己泡了满满一杯绿茶——这是他呆在房间里的一件乐事。这儿下午六点钟就叫人吃晚饭（早饭在早上七点；午饭，真是说来令人吃惊，竟是上午十一点半钟），现在离吃晚饭还有一个半钟头。或许有人以为时时饮用柠檬水、草莓露和桂圆汁这

类饮料可以消渴解暑，但韦克斯福德却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一直爱喝绿茶，时常亲手沏，而且沏得很酊；要不，就花上一分钱（约合三分之一便士），在街头巷尾的茶水摊子上买一杯。

喝完两杯茶之后，韦克斯福德打了会儿盹，随后冲了澡，换上一件新衬衣，准备去吃饭。他本来还想给妻子写封信，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妻子此刻正呆在香港等着他，如今好像是天各一方。他下楼向餐厅走去。这个餐厅还要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他们是些意大利人，将要占用的是一张大圆桌。韦克斯福德的餐桌就在他们的旁边，但却被用心良苦地用一架竹子屏风半遮半掩地隔了开来，另外为他安装了一台电扇。他入座后，向女服务员要了一瓶啤酒。

意大利人一个个走了进来，纷纷向韦克斯福德打着招呼。女服务员给他们打开电扇，又移动屏风，把他们遮蔽起来，然后去给韦克斯福德上菜。今晚上的菜，有姜汁竹笋鸡、油炸花生米、水氽绿菠菜、油烹南瓜，还有油煎鱼。韦克斯福德在和他外甥霍华德以及那几位级别远比他高出许多的警官们一道启程来中国时，因为担心北京饭店没有西餐用具，特地在自己的手提箱里装了一只匙子和一把叉子。他可真是嫩得出奇！对，就像那绿茶一样的嫩！北京饭店足以与豪华的“里兹”^①相匹敌。它有极好的空调设备，有规模恢宏的拱廊式商场，还有电动启合的帘幕。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行人当中，谁也不曾动用过为他们准备的银刀叉，而都是从第一顿饭起，就像中国人那样用筷子吃饭。现在，韦克斯福德使用筷子的娴熟程度，早已不亚于当年紫禁城里

^①里兹（Ritz）：瑞士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译注

的任何一位高官显贵。此刻他发现，他甚至能够用筷子夹起一粒滑溜溜的油炸花生米。可以说，他用筷子的技巧，如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女服务员又给他端来一碗米饭和一瓶青岛啤酒。

韦克斯福德在举箸用膳之时，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感，油然涌上心头。尽管他来中国已经两个礼拜了，但至今他几乎还是无法相信，他，雷吉·韦克斯福德，一个外国的地方警察，居然会到达“天朝”中国，而且还居然登临过万里长城，踏上过颐和园的石舫，触摸过天坛的朱红巨柱，此刻又遨游于它的南方地区，纵览着中国旅行社所特许的许许多多的奇观异景，享受着难以一一尽述的乐趣。

伦敦警察厅的警察总监霍华德·福琼，是韦克斯福德已故姐姐的儿子。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头一回说起1980年夏天他将有一次中国之行。他舅父韦克斯福德是个难得羡慕别人的人，但听了外甥讲的这事却真有点眼红了。当然，霍华德要花很多时间在会议上：他的东道主——中国政府的特设机关，要听取霍华德有关预防犯罪和侦破罪案的意见，而且，毫无疑问，中国方面还会对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国家专政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作详尽的介绍——在这种时候，少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警察局、法院和监狱。但，即使如此，霍华德和他的小组成员，仍会有余暇去参观故宫、煤山和卢沟桥的。韦克斯福德一直都在向往着一睹紫禁城的丰姿，但又确信今生今世绝无此种机会而早已死了这份心。不过，他对此却丝毫未露声色，而只是一味赞赏着外甥霍华德，叮嘱他一定要像其他所有到过中国的人那样，买些玉器和绸缎之类的中国特产，带块万里长城的残碎砖片回来以作纪念。

此后又过了一个礼拜，霍华德打来电话，说他要布赖顿出差，回来路过金斯马克翰时，顺道要来看看舅父韦克斯福德。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大约在六点半钟，霍华德走了进来。这个形容枯槁的大汉，虽说身体很棒，可总是弄得使人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二十岁。他岳父和岳母眼下身居香港。在完成中国之行以后，他将去香港同妻子相会。霍华德说，他打算请舅母朵拉陪同他的妻子丹尼丝一块去香港小住两三个礼拜，不知舅母朵拉意下如何？

“雷吉也一道去吗？”朵拉忙问。她经常被丈夫长时间丢在家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不见丈夫的面，但她自己却从未主动把丈夫丢在一边独自去外边逍遥。

“他不去香港，”霍华德摇着头说道。“他将到别的地方去。”

韦克斯福德心想，霍华德所说的“别的地方”，无非是金斯马克翰。他冲着霍华德扬了扬眉毛，意思是说，用不着这样咬文嚼字。

“我要他去北京。”霍华德接着说。

舅父和舅母一听全都愣了。韦克斯福德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霍华德，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已得到全权委托，筹建我自己的工作小组。我要把你作为我所信得过的，可以说是最好的侦查专家选入我的工作小组，谁也无权过问。我已特别关照过他们，给你办一份个人签证。要想在中国尽情地到处游览，使用集体签证是很麻烦的。而对于这种游览，我相信你一定非常向往。”

眼下，韦克斯福德正是在作这样的逍遥之游。此时此刻，

霍华德，这位业余古董商，正在北京那些金黄琉璃瓦饰顶、建造得如同亭榭楼阁般的古玩店逛进逛出；他的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则顾念着自己初发的心脏病，急匆匆乘飞机飞过五洲上空，飞回事端迭起、罪恶丛生的英国。韦克斯福德现在正在度着他每年两个礼拜的假期。三天前，他从北京飞来长沙，是宋先生到机场接他的。韦克斯福德将永远忘不了这次飞行：空中小姐送来的客饭非常奇特：煮得很老的鸡蛋、蛋糕和像太妃糖一样包裹起来的果脯；机上的乘客——他是机上仅有的一个白种人——有穿着蓝色棉布服装的青年男女，有穿着剪裁得非常合身的军用绿咔叽布制服的朝鲜高级军官。这些军官个个都手执着一把描金黑绸折扇，在不停地扇着。

一声故意而有礼貌的轻咳，打断了韦克斯福德的沉思。宋先生站在一旁望着他，不用说，是在等着带他去看电影。韦克斯福德请宋先生坐下喝杯啤酒，宋先生谢绝了——他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并开始对韦克斯福德讲起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他称为母校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他问韦克斯福德在北京时参观过这个学院吗？听说没有参观，他感到很惊奇，说韦克斯福德以后会为此感到后悔，感到遗憾的。韦克斯福德喝了两杯绿茶，吃了四颗荔子，又吃了一块西瓜。

“当心，你可别像两千年前的侯爵夫人那样，把瓜籽儿咽了下去。”宋先生说。看来，他还是个颇有些幽默感的人哩。

《大独裁者》是汉语配音的。韦克斯福德硬耐着看了十分钟。他似乎感到，长沙城里的所有孩子全都来到了这家影

院，而且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以至于险些儿从他们妈妈们的膝头上掉了下来。韦克斯福德托故对宋先生说，他感到有点冷。这托辞虽说听来有些奇怪，但也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因为，这时空调器正在嗡嗡地响着，它散发出的冷气，正好掠过他的左肩，吹着他的脖颈。他走出影院，悠然漫步于长街之上。街上的空气暖融融的，如同皮毛般温柔。走在这儿，使他有着把手伸进皮手笼里的感觉。对面是一家茶叶店。看到茶叶店，韦克斯福德这才想到，明天一早，他得来这家店里再买些茶叶，因为宾馆里供给的那么多茶叶，几乎都快被他用光了。

韦克斯福德在大街上逛游着。他辨别方向的能力很强，即使这里街头上的各类标志都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使他着实如坠迷宫之中，但他也不会迷路。这个城市的灯光昏暗，人烟稠密，极具怪诞奇特的异国情调，丝毫不讲究装饰之美。在一处宽敞的十字路口，有人聚集在人行道上，凑着路灯的光亮在打扑克。他记着所住宾馆名称的含意，便朝着湘江方向往回走去。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友好的人们很有礼貌地注视着他，但他们的孩子却毫无顾忌地瞅着他这个蓝眼睛的大汉，指指点点，格格格地傻笑个不停。这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对于一个要在早晨六点钟起床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午夜时分。韦克斯福德回到住处，喝了杯茶便上床睡了。很快，他就进入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来不曾有过的那么一种梦境。

一场恶梦。他身在中国，但这是他年青时代的中国，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的中国，更是使道家、佛家和儒家的庵观庙堂普遍遭到破坏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这时候，大

大大小小的城市还都被那些带有许多塔楼的城垣围拢着。他自己也还是小伙子，也可能还是个中国人。这些他都弄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是在逃跑——从国民党军队手下（这在以前是常有的事），也可能是从共产党或日本人那里。他赤着脚，背着包，出了城，顺着城北的一条小路向前奔去。

他爬上一座小山坡。这里有一扇半开着的石门。他跨进石门，想找个躲着过夜的地方，这才发现原来自己走进了一个洞穴状的甬道，这甬道似乎还一直延伸到山的最深处。甬道里寒气逼人，有着那么一种潮湿、陈腐的气味，或许正是汉代古墓里的气味哩。他在甬道里走啊走啊，没有什么害怕，也没有什么忧惑。甬道里黑咕咚咚，可他还是毫不感到困难地一路摸索着走进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洞室。这个洞室的墙用木柱支撑着。一盏生满绿锈的青铜小灯，灯光如豆，把洞室烘托得分外晦暗朦胧。

孤灯之旁，有一张木头案子，或者说是一条木头长凳。韦克斯福德觉得，这东西倒很像是一张供他夜晚歇息的床榻。他走近这个东西，揭起覆盖在它上面的那块色彩鲜艳的丝绸，低头一看，下面竟然躺着软侯夫人。他打开的，是一口停放在墓穴里的石棺。这具女尸，面呈抽搐的怪相，显然是临终前经过痛苦的挣扎。她双颊浮肿，黑糊糊的眼珠子突出在眼眶外边，干瘪的嘴唇向上翻卷着，露出了萎缩的齿龈、稀疏的黄牙和肿胀的舌头。这时，从幽暗的石棺深处，又散发出一股带有甜味的腐尸的气味。韦克斯福德不由后退了几步。当他随后一把抓起那块五光十色的丝绸想把这可怕的女尸再重新盖住时，他恍惚看见女尸皱巴巴的四肢在颤抖着，接着，软侯夫人坐了起来，并用她那两只冰凉的胳膊，紧紧

抱住了他的脖颈。

韦克斯福德在梦中拼命挣扎着，最后号叫着醒了过来。他坐起来，开了灯，神志终于清醒了，又听到了空调器在嗡嗡作响，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多么荒唐可笑呀！去了电影院，吃过姜味油煎鱼，这其中究竟是哪一样促使他做了这场活似《木乃伊盗尸案》中的一幕的恶梦呢？当然，他以前并不是从未看到过一具女尸，但他看到过的绝大多数女尸，却都不曾像软侯夫人这样被保存得极其完好。他喝了些水，又把灯关上了。

就在韦克斯福德做了这场恶梦的第二天，他第一次看到那个缠脚的女人。

2

第二天见到的这人缠脚女人，并不是韦克斯福德来到中国之后所看到的第一个这类女人。第一个是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看到的。她是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婆，就像其他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肌肤显见萎缩。她穿着一身黑色衣裤，一只手拄着根拐杖，另一只手紧抓着她女儿或者是她儿媳的臂膀，看来除非如此便寸步难行。她的双脚被缠得活像一对马蹄儿——在她年轻的时候，或许竟是一对娇美灵巧的马蹄儿哩。如今，这双被拖着前行的硬梆梆的脚上，穿着粉红色的长袜和五岁孩子穿的黑色布鞋。

韦克斯福德乍一见这双小脚，还觉得它小巧玲珑，挺有意思，但很快他的感情便发生了剧变。缠脚是不是兴起于公元五百年前后，而到了国民党时就不再时兴了呢？这可说不准了。反正，起初它只是豪门贵族千金小姐们乐为的事，而后来才形成风气，波及四方，连农妇村姑也纷纷仿效。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谁也很难看到一个大脚板的姑娘。韦克斯福德猜不透这个紧抓着女儿臂膀走过金水桥的老太婆